



正宗大王御製衣

正宗大王  
文  
疏批中

十六

共二十二

16  
2312  
17



和  
2812  
卷40-17

批

李性源拜相  
全致仁引咎  
計趙時緯  
計吳翼煊  
三勳臣黜享  
加髡申禁  
婦女冠飾  
戊申倡義錄  
金鍾秀劄  
蔡濟恭辭職

蔡濟恭進奏

鄭存謙乞休致

趙鎮宅疏

具屢尊位復舊

蔡濟恭進奏

湖西伯封建活雜

各道臘肉進上

祈晴謝報

大比科場禁條

內閣問安

論邪學

蔡濟恭斥邪學

疏

朴宗岳拜相

蔡濟恭乞退

請鞠柳星漢

李啟輔討柳星漢

李塢等疏三首

徐有隣以懲討事編書

南壇美品及獻官品秩

禁酒

金履素拜相

論李家煊

蔡濟恭引免

論疏通

政院請還收前後中批

徐有坊乞免

還收承旨處分

李命植辭職

蔡濟恭乞免

洪樂性乞免

闕里祠祝式

除白靴  
行青衣

賓廳請上尊師

措紳讓路

華城等城

上辛祈穀

竹田禁養

洪良浩引嫌

論金鍾秀

李秉模拜相

察危微慎辭

收禁令

祈雨狀

洪樂性乞免

文任新通時銓官不為通議

劃濟州賑穀

金鍾秀辭薦為文衡

徐有坊辭免

辨聖誣疏

慈殿詣闕宮儀節

俞彥鎬乞免

蔡濟恭乞免

李宇炯請行水車

洪樂性聯劄

還穀分給

李晚秀辭疏

辨聖誣疏

論邪學三首

沈煥之救李義鼎

渴馬倉改運

論許積復官

論許積復官

匡救時政闕遺

韓用龜言事

俞彥鎬辭職

許積復官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六十八

正宗大王文

卷之六十九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八

正宗大王

文

左議政李性源拜相辭疏批

戊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任使卿久矣予知卿悃悞  
卿知予規矩卿父子多年處邇密之地朝夕左右  
呼吸直通所謂家人視者若為卿家道也噫執卿  
之跡求卿之心即剛方周詳四箇字公耳國耳別  
嫌而明微不岐不求同寅而諧好欲畀今日彌綸  
之責舍卿誰先肝膈之諭不宜拖及漫話略布數

行冀卿幡然

領議政金致仁因筵中救解李魯春等事退而引咎敦諭後書啓批

此非如是之事所謂過則非禮者若為今日準備語凡有秉彛之天血氣之倫者寧或歇後於討復之義哉况卿體國元老也不知也故有无妄之過无妄也故覺即自訟一番陳劄一番胥命抑足暴本情而白初心自再疏之舉舉措過矣出城尤過之過者予有一扣於卿者如是之者出於自訟耶嫌其緩討耶由前則頓悟一念炳然如丹遂事付

之先天名教無讓別人奮然挺身進進不已效古人麾不去之義則救時之策似無出此由後則不識卿者藉有云云予當斥以搆誣更向卿多般慰勉卿豈或反自菲薄乃爾耶量時之義不當如許卿若趑趄不決荏苒時日徒滋具瞻者致惑則傍伺之謗言何以抵之羣哄之咎責何以塞之為卿計如是為非計不如是為得計時乎時乎時不可失

領議政金致仁等請討趙時偉筵奏批

前此既悉諭大抵字鎮則酌處自有斟量非為渠

而屈法今雖更問豈有浮於已捧之招乎趙時偉  
事堂疏雖似為證事實本無加減以渠驚性域情  
不怕高厚非戚里而嗜戚里之稱無權寵而耽權  
寵之目處家向人肆容口角真所謂不見是圖况  
國言喧謹夫夫皆持疑疑謗之取非渠自作而何  
為人臣子被此獲此尚敢假息於橫目之列乎即  
此為渠斷案誅亦可殛亦可投北亦可但其事今  
若拿致究問渠必曰無是對質無其人適足為藉  
口抵賴之端此所以持難人或曰朝家刑政不必  
如是因循云云亦有大不然者上所謂被此獲此

之罪優可抵一律極典何有於刑政之失平乎適  
因卿等之言復此申申矣

領議政金致仁等請討吳翼煥筵奏批

藏頭隱暎之習彈人猶不敢乃爾况言疏乎以靖  
世道距諛辭之意特施譴削之典臺臣譴削非輕  
律也過此加等亦非不知而不一按問於渠徑定  
律名恐或為後弊至今任他者此也大抵好此惡  
彼惡甲好乙渠豈能揣得陽護陰擠將取姑與昏  
辟所恥為言固妄矣此不過近日嚮用領相叔姪  
而異於卿者疾之轉相噍噍自致喧傳翼煥亦有

耳欲得難矣之目有此說去情可惡矣領相筵奏  
固知出於明是非正趨向而一吳翼煥之升沉生  
死無補於彰瘡反害於睽離此非大可悶大可歎  
處乎此際右相敷陳五皇極六三德之上下相須  
以陶鎔之功效對證之劑此言亦有理予則斷之  
曰領右相所見似異而同欲建極則舉措不可不  
明正欲明正則疑阻不可不先祛人皆自明自正  
然後人亦無疑無阻若言今日朝廷所好之人捨  
秉勻軸者孰先當之此非領相而何然則領相之  
心能無不安乎故異於領相者予亦不得坦然視

之從古托以言疏肆發憤懣不平口氣甘歸於抵  
罪之科者豈皆無嚴不敬而然歧貳之過自不得  
不犯觸不敢言之地適因卿等齊登一堂又值領  
相初筵有此敷示心曲卿等但當退語未登筵諸  
臣交相告戒亟革舊習一翼煥罪止推罷亦足矣  
禮曹三勲臣黜享當否收議啓批

三人者之罪可謂難掩國乘載焉野史傳之大夫  
國人之所共知知之者無不咨嗟慨惋以撤黜之  
尚遲為闕典欠事人情所同公議可見然今茲遍  
詢之命不獨難於獨斷別有深量而熟講者先

大王已未下教專指 溫陵復位當否也至於三  
人事間因故相李宗城筵奏雖有上下酬酢當黜  
二字亦未嘗概及 聖意於此十分難慎庶可以  
仰認今又取考政院日記 下教若曰存勲名去  
配食此半上落下議於昔時則可今時則不可况  
於復位之後三臣者不過庭食而已怵焉之心宜  
在三臣以 聖后私量懿德豈區區於此等事乎  
在嗣王之道重中興之業體弘懿之德可謂繼述  
也 聖謨洋洋昭在記注及今奉覽之後始敢自  
信前見早知有此教豈必收議乎三臣黜享一款

今無可論置之

加髦申禁筵奏批

右相之言不但的確予之必欲復舊制前此筵席  
屢示微意意槩在於明 聖志紹盛烈大抵中輟  
之本非 聖意自右相以下逮事而及聞者孰不  
知其委折乎伊時賊臣麟漢敢以宮樣等語乘間  
創發上以侵犯下以鉗制於是乎筵臣莫敢有異  
辭禁遂弛而令遂廢此蓋賊麟貪慾無比僭奢無  
倫至以加髦之大其制侈其式高其樣自謂有素  
癖每於去髦之禁令心常不平畢竟有此沮格之



舉即此一節無臣分可知况以事理言之同氣之間兄所仰贊弟乃請罷是不但朝廷之罪人抑亦私室之悖弟雖小於此之法制 聖斷赫然令甲一定則為羣下者有不敢較計於見聞之生熟而輕加雌黃之論况以濫腸猾手恚不能窮其所欲必欲壞敗而後已予則曰惟此事賊麟可誅今欲申復舊制沿革顛末須有一番敷示後生少年之未詳事實者庶得以知所未知聞所未聞初欲含忍予若不言今人孰肯言之先以此批旨頒示朝紙俾各曉然

婦女冠飾辨品筵奏批

予意之自初持難固非一端禮判知申參差之論不惟為然大抵加髦之申禁出於不得已外此無論好制不好制凡係生割新制都涉不緊此一不可也屬之儀章欲表貴賤則內外命婦上衣下裳頭粧足穿等種種隨品別異之制用於公私大禮者自有不易之式如首飾大維盤子之自九至一圓衫長衫唐衫之斑袖多寡綴羅名色曾藉之宗親命婦麟澤文官命婦雀鴈鷗武官命婦虎豹熊羆大裳之畫雲鶴鷓鴣鴻鵠品帶之犀金銀鐵綴

紬佩王之青玉黃玉舄鞋之黑紅緞及黑熊皮無  
非表貴賤之儀章內朝之禮久廢惟有空文藏  
內府今於便服之便服褻衣之褻衣簇頭里忽以  
如棋大王片金塊付之此二不可也意在慮患欲  
祛僭汰則雖男子之章服塗人耳目者市井白徒  
之嫁娶近俗稱以借吉帽袍品帶乃敢無難服著  
獨此婦女簇頭里上金玉圈寧有不借用之理然  
則何異於七寶粧之貫用乎此三不可也男子著  
網巾故便於貫纓圈子之制出婦女之效以懸圈  
甚無謂此四不可也女象地地形方命服葱珩古

制必取方玉况於頭上之飾借用男子之物大違  
方佩之本意此五不可也玉用燔王金用鍍金設  
令嚴立科條俾無得違越閨門之內禁吏不入真  
玉純金之屬雖家家人人濫用安得以知之此六  
不可也一品命婦始許懸王文蔭武卿宰夫人應  
懸者數必零星况以實職為限如祿射陞品老職  
同樞納粟衛將等崇政以上妻當無不懸之然則  
名士大夫三品以下妻反不若此輩此七不可也  
用夏變夷綸音既言之簇頭里上懸頂子亦果無  
反違本意之嫌乎此八不可也有一於此不可為

况其不可者八乎僉議非曰無所據予則決知其不可用簇頭里上懸金玉一款并置之

嶺儒所進戊申倡義錄禮曹收議啓批

取見倡義錄命收議大臣意豈徒然欲使鄒魯之鄉忠賢之裔得洗六十年積寃厚誣也大抵註誤場中舉能超拔至於爭先倡義其氣節誠忱可謂特異舊甲重回舊功咸錄以此時見此書烏可無拔例褒嘉之典諸議雖有參差亦何必求其苟同號召按撫之功趙德鄰黃翼再誠有之翼再之橫罹自有公證德鄰本事雖未到底諦悉而先朝

下教既許以望士晉秩擢用置之近密後十年臺臣追提乙巳䟽語請竄而一故相䟽請拿覈俾暴其寃及其置對也故相又以幾不免枉害無罪為言畢竟給馬賜米至有護行之恩典乙亥以後國是大定而即下給牒之命且况近日雖過於此之事苟無關於隄防猶且蕩滌而䟽通何况兩人者先朝之恩眷若此故相之奏語又如許是年是人政合紀錄故承旨慶尚上道號召使趙德鄰故牧使右道召募使黃翼再罪名歲抄中特為蕩滌此乃仰述恢蕩之聖意凡我嶺土人士知予今日

列聖御覽卷之六十一  
申諭之意益勤絃誦之工孝於家忠於國萬子孫  
無斃以答我 先大王天地覆燾之盛德大恩

內閣提學金鍾秀劄批

答曰省劄具悉卿是幾年知遇之近臣也調酸和  
醎義共趨向而乃不念報效鎮定之策反欲推其  
波而激其浪乎今日朝著之如是紛紜究其本誰  
執其咎到今趙事猶屬先天左右拳踢一片精神  
都在於一右相日復一日轉加一層至有卿躬擻  
自擊之舉是誠何故雖欲甘心於右相獨不念忌  
器之嫌乎非不欲嚴賜處分警勵世道而卿家有

百歲老人孝理之政在所當念且今為計莫勝於  
息閑卿則施以罷職不叙之典

右議政蔡濟恭因故承旨趙德隣等復官事  
遭重臣金鍾秀尹著東等論斥辭職劄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本事處分非為其人亦非為  
卿近見政院考奏之記注 先朝處分與傳教待  
之以林下之士加之以旌招之禮丁巳被逮也特  
使勿搜勿械出獄之日錫以乘馬又命庖人繼肉  
廩人繼粟原疏句語逐段昭釋旋以乙巳處分曲  
加慰譬及至乙亥以後先正文正之從享而特下

蕩滌罪名之教其後又教以雖非復官無異復官  
俾息鬧端今番事非仰述而何此所謂非為其人  
非為卿者也卿之於此遭罹豈足深嫌乎况以毋  
敢妄度毋或過慮共貞同寅誕成真正大平蕩之  
功面勅大臣諸臣從此衆疑羣蒙自可渙釋在卿  
身計賴亦便好附陳云云尤豈關於卿

左議政蔡濟恭筵奏批

庚戌

軸條以試該洽揀措欲觀風裁主司之只騰虛頭  
一段并與中頭而不見則寧有如許體段况策之  
為文釋意專在於中頭中頭不見如畫龍不畫睛

大抵責苟在試官而舉子之不留意於中頭以下  
亦屬當矯之先務以此先飭試官仍令諸生預各  
聞知自今科專力於中頭以下而虛頭過十行者  
無論工拙一切并置落科雖榜出之後卿等取來  
考閱違式者亦當拔榜試官論罪古人豈不云乎  
文體可以觀世道竭氣於虛頭是甚氣象予於此  
常所耿耿適因卿奏不嫌其煩複如是敷諭况科  
名異於他科則文體氣象之必欲優餘未必不為  
祈永之一助多士聞此敢不承當亦令下諭于掌  
試京試官都事

領府事鄭存謙乞休致疏批

辛亥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年已至矣病且痼矣陳力就列決知其難強則予於卿眷遇豈不思所以終始無缺之方乎初元枚卜意豈徒然舉世集詬禮樂刑政盡為竊弄之凶醜者所僭竊伊時搢紳難言之憂虞尚忍言哉卿能奮然勇斷去就不苟人或以獨善咎卿樞機之密宜使鬼神莫窺記昔乙未冬辭賓客疏語有曰匹夫懷璧既往莫追哲人知幾方來可勉又曰接天之浪傍及虛舟傷弦之羽猶驚曲木蓋此數句語即卿所藉手予所許心

者然已矣卿今老且病引年之懇若是其切至俾卿就閒安意將攝實合於禮經敬大臣之義疏中所請特許準施借以三字之銜自此卿可永謝朝端殊覺為之悵悵教文欲臨殿面宣卿能造朝親受耶仍遣承宣兼傳筵教卿其量力附奏也

校理趙鎮宅論洪秉纘疏批

洪秉纘屏齋事見筵本聞筵話者必當知予一視同寅之苦心何必更煩辭教而其在牖迷之方亦不可無撼及頭腦之舉惟予惓惓一念在於無適無莫無物無我不東不西不南不北名載仕籍在

蘇枳拘者咸與維新通融混合丕革瑣瑣畦畛屑  
屑界限鑄成大平蕩也彼秉纘者乃欲無難滓穢  
於清明宏平之治規敢為蟬竦焉敢為龍斷焉彼  
之殘劣顧何足言而執其跡而究情王綱斁矣世  
道壞矣煦濡自煦濡鍼砭自鍼砭向來之略示弦  
韋以求正於論思言責之地者已久矣爾今云云  
尚亦後時哿矣差強醒予嗒睡大抵十數年前滄  
桑屢改鯨閩鰕死非喬木則故家也時久事定之  
後偕欲拯攬而陶甄即予質諸屋漏矣彼息壤之  
一副當造化欄柄則為今日居銓者但當拱手承

命出而對揚而已秉纘所為是果常情之所出乎  
郊行還宮上下疲憊之時逐長堂瞰三銓汲汲耽  
耽竊其駒隙集遠邇四方之偶然罕擬故為不擬  
之者流名之曰政望排書入啓夫夫也必有眼孰  
不見之乎渠若市譽云爾則罕擬與不擬者艱覓  
而渴求不與常常無礙者并擬之則是不過一名  
臺通後持掌望筒只擬地敵者之謬例也見擬於  
是政者亦豈無抑鬱落莫之心乎又若背馳云爾  
則在昔是非之甲乙各守初執不害為士夫氣岸  
而邇來事端果屬何許則此而背馳寧不凜然且

况偶爾越點之人皆并湊選於這中亦不可謂真箇背馳也有一於此罔非人臣之極罪焉這三苗之常憲當初處分之止於薄罷者以非其時也然屏裔之典失之太寬欲使為銓官者知所懲畏真箇行對揚承佐之政人人得以咸圍共被之化則秉纘先施當施之律在所不可緩令該府押至絕島安置不言兩司事別有下教

漢城判尹具虞尊位復舊規筵奏批

五家統之法 祖宗朝金石之典不啻昭然况於先朝著成事目頌之中外有以仰統攝管轄以寓

五衛遺制之 聖意豈不誠盛哉休哉洞有掌印隊之正也里有任即旅有帥也坊契之尊位如部將各部之官如五衛將亞尹如副總管京兆尹如都總管在昔五衛之時崇祿判書以下皆隸於是軍職之稱即此意也至今以崇祿以下無實職者皆於龍驤虎賁忠武等諸衛之司直護軍等軍銜例付古例雖難一一追復所謂尊位諸人若於管下洞里之事十分著念申修 先朝五家統定式必勝於近來尊位之只有其名然若於頒令之後無實效則反不如不為姑且置之以責來效第令



知此意俾各實心照管尊位中朝官之太不句檢者士庶之反或貽弊者各其部官時或舉其尤無謂尤無狀者報于本府朝官則草記論罪士庶則本府直斷至於尊位差出亦不至如前孟浪俾有循名責實之效

左議政蔡濟恭請飭庶流勿以太學序齒之故紊亂居家等威筵奏批

天子元子之於凡民俊秀其等如霄壤其禮在上古此則固尚矣我國專尚禮義儲貳之齒于學也生進諸儒分明倫堂東西庭以齒列行則儲貳入

門讓于齒然後始升堂受學在其時一名與否未嘗有區別之舉獨於食堂到記尚有因循之謬規即此食堂序齒之入學例夫孰曰不可向於儒生講日因言端適有申諭於泮長者其後聞已通同序齒諸生之知禮誠可喜今筵卿奏亦好學校自學校家庭自家庭若或引此援彼致有爭端則惟今正百年流習之好意反為為弊之資須自廟堂知委中外俾各禮以接之分以自持共享和泰之福則豈不誠美哉

湖西伯封進活雉以永久遵行萬無一弊者

代封片脯亦以他物代封事備局啓批

以其山梁之活物而封進也每遵放生之 聖德  
輒放于上林則翔而復集久而後悠然飛去便作  
宮中之故事其為無用而有弊果如許既聞之自  
今到界進上活雉封進除之以永久遵行萬無一  
弊者代捧至於片脯一種之獨有於本道者甚莫  
曉牛禁至嚴雖於大小宴饗除非大膳折體之外  
例無得用牛肉則設有營下之庖肆以牛肉獻御  
得不近於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乎片脯亦以他物  
隨時代捧

惠廳各道臘肉進上元會減實數書入啓批

附註左議政蔡濟恭筵奏批

湖西臘肉之京作貢出於 聖祖為民軫瘼之盛  
德而本道之月令也朔膳也物膳也各道之蓼吉  
乾秀魚價也次第為京作貢惟今諸道臘肉之依  
湖西例京作貢益知其當然不可已豈非述 先  
之一端乎自今年依此舉行別單中湖南條保錢  
名色甚不可卿則雖以湖南進上添價之例有元  
定保人不出於戶歛結徵屬之應納有此同錄而  
其不以惠廳之詳定穀物會減則一也又有異於

四道預備名色之出於詳定者乎由前由後保錢  
 決不可混入於輸入之秩此一條斯速釐正別單  
 冊子更為修入元保錢令道伯從便區處若此則  
 諸道自此不知臘貢之為何貢豈不便好乎近年  
 以臘肉釐正事傳教及舉條與今別單彙錄一冊  
 分頒諸道此後知此意更勿干預臘猪之以雜代  
捧猶慮有一毫  
 民弊銳雉鷹雉雌雉特令通同封進出於為小民  
 幹瘼之苦心則營邑不能對揚惠不下究豈不駭  
 痛大抵凡事從前例為可况雉與鮮一也乾秀魚  
 名色以湖西朔膳之貽弊小民在昔因故相建白  
 以價米自惠廳直進各殿宮聖祖為小民之  
 盛德大惠湖民至今膏沐臘雉何異於是乎設令  
 無例而無弊可創而行之例有據弊如許一依乾  
 秀魚價封進例磨鍊數爻關問便否於各該代捧

諸道仍令該廳別單草記  
載之度支及貢膳定例

禮曹祈晴報謝祭設行啓批

附註太常神室  
祭儀享官定式

祈晴即晴雖幸靈應之若有所相然積雨之餘不  
 可以今日之始有晴意遽行祀典稍觀一兩日日  
 氣待快晴始議報謝之舉似合事宜待三日後報  
 謝亦係彙典更待下教設行報謝祭處所一款欲  
 有詢問後為之者卿曹草記既登聞因此收議庶  
 不至太早凡崇祭報謝設行於四門者以神室同  
 奉諸位有難獨設於四方山川神位也今番適因

修改事姑未還安而還安日子當在快晴後其時亦當有祭儀若於四方山川神位祝辭添入報謝之意兼告還安之由於禮似無不可亦省奉往奉來之屑瀆係是罕有之例問議大臣指一稟處

常奉

寺神室修政告由獻官不過僉正大祝亦不過未通侍從者城隍祭官亦用二品亞尹則祝神室獻官乎古例之不該寺提調為獻官者必因提調不但權設之假銜經國大典創制時有署事之制提調未及出故也凡事便於今則是為時措自今神室祭儀獻官以本寺提舉為之提舉有故以禮曹亞堂填差大祝以本寺正填差大抵宗廟之禮非不主敬而登降出入有愀然如復見之思此所以緣情制禮禮以攝情者也至於郊壇山川之禮專主於敬情與文非所參看以是致慎而致嚴之者尤有自別雖於時節享祀之日神位往來或別遠承史或另飭大祝况各位之移還安乎自今都

提調提調中一負與戶曹堂上一負進去監董

今年大比科場禁條預為頒示備局啟批

鄉貢既未復舊則千般說弊萬方抹瘡都屬於治末之歸而曰以末務而拋棄是固因噎而廢食豈可乎近來法網日益解紐尤最甚者士習也科弊也今年又復縱弛亦豈曰有國有紀綱乎不能齊以禮義欲以刑法制之者豈不誠王政之羞恥乎中庸經文首言修道之教朱子釋之於章句曰教者刑政是也大抵不得已而用之於不率教之類自古在昔聖王之治猶然况近日士習科弊乎將

此另飭中外知此先甲之令俾各無犯

寫真後內閣問安啓批

追先朝癸丑故事今年又圖一本雖或為述先之一端而十年之間政教有日隆之效世道有日新之美時象有日靖之樂民生有日康之喜歟夷考之則依舊而徒有星星者為皓畫工毫端雜用粉彩可愧且可呵然小本一本藏于景慕宮之望廟樓以替省定之禮以寓瞻依之思而餘一本又將藏于顯隆園之齋殿此所以欣然有得者也

兩司論邪學啓批

中原則六合之外猶多不盡之地界設或與吾儒背馳者蘖芽其間如螢爝之於太陽不屑為禁無足貽害而我國則不然風土之所偏塞山川之所阻闕憎茲多口釀成事端此所以朝家之必欲嚴禁者也太學即首善之地而走作之放心閒氣不能制持徃徃有出位越俎之舉朝家不欲任渠之為不得不略示警責則并與口耳絃誦之業幾乎闕如堂堂黌舍之間守而居之者非年八十老學究則乃西北羈蹤之數三縫掖此固萬萬寒心而

異言詖說之淬礪畏憚其責未必在乎庠序科目之類惟其藜藿不採之勢政須於林下讀書之士而緣予緇衣之誠未篤雖使君子在野鄉黨州閭之中苟以獨善為恥父教其子兄勗其弟以及姻親知舊力之所遍講而明之交相切磋則其為效益將見家家人人目不接不經之書口不道非聖之訓豈不休哉予雖否德在於君師之位當以是自勉而兼有望於林下飭躬之士各思勉旃也

左議政蔡濟恭斥邪學劄批

卿於小報見昨日臺批乎異端云乎者非獨老為

然佛為然楊為然墨為然荀為然莊為然申為然韓為然凡諸子百家有萬其類之書少拂於正經常道而非先王之法言皆是也故孔子之世邪說之橫流不至如孟子之時孟子則斥之以洪水猛獸亂臣賊子孔子只似泛說其為害者蓋所遇之不同而易地則必皆然今人以小人之腹度聖人之心認之若湯誓秦誓裕與迫之各有間然者然可謂太不識孔子并與諸子百家未入於真箇異端者流猶且勅立異端之目揭訓而預防論語本旨何嘗不尤嚴而愈厲於好辯章耶况今去孔孟

為千有百年其所闡發闢廓之責不在於吾黨之  
小子乎予嘗語筵臣曰欲禁西洋書之學先從稗  
官雜記禁之欲禁稗官雜記先從明末清初文集  
禁之大抵正其本者若迂緩而易為力揀其末者  
雖切至而難為功今予所欲禁者未必不為正本  
之一助若使孔子得位而行道諸子百家之說不  
得與經傳並行則孟子何苦而費盡多少大說話  
以取時人好辯之譏哉適因卿劄更申臺批未罄  
之輪困卿居廟堂籌謨之地須以明末清初文集  
及稗官雜記等諸冊投之水火當否與諸宰爛加

講究而此若以令不便為嫌赴燕使行購雜書之  
禁在所申明卿意云何至於所謂西洋學之為痼  
弊卿劄中至以嫉其學如嫉仇讎作書而明辨對  
人而切戒云爾則卿之以不早正人心明聖學反  
以為自引誠過且過矣予在君師之位尚不能先  
事導迪化行俗美何有於卿何有於卿又若洪樂  
安輩私書中一二取譬之句語昨於臺啓果見之  
為念四方聽聞之起惑勿頒於具書使即釐改年  
少新進利口之病卿何乃一任之此則還為之慨  
然于卿自餘在造朝日面討

左議政蔡濟恭疏批  
古之大臣必將順其美今之大臣欲逢迎其非如是而其可曰協贊而匡弼乎雖無今番之處分如卿等在大官之列者以下車之仁解網之澤納約自牖期於感悟即古大臣事君之道也卿等近日舉措視古大臣處事果敵然乎不敵然乎果犁然乎不犁然乎况朝廷之上所觀者體貌是已待命未承批尋章言事尋章未承批出令賓啓往古來今未聞有如許體貌噫體貌云也者豈直今日朝廷之體貌即流來不刊之綱紀也卿乃欲自卿一

人之手壞之毀之漫之漶之乎卿將何顏對予乎於是乎敬禮有不暇顧卿則施以罷職之典

右議政朴宗岳拜相辭疏批

壬子

初批才宣再章又至控辭愈篤推讓太過側席虛行之餘何等歉歉怍怍卿思之雖求神農之道欲行饗殮之治一足之鼎害爨害炊予以是不惟勞心亦且勞力庶事之叢脞次第件事况耆耄元老獨賢於夙夜卿若上下察而左右看决知非言私之時卿須幡然改圖出而視事

左議政蔡濟恭遭人言乞退疏批



卿之此疏謂之體國乎不體國乎若令公耳忘私之古大臣處之決不肯作此藉寇齎糧之舉豈不重為卿慨慨乎卿以人臣事君言不用則去之義引為節拍而又於疏中敷陳不見用之三段事件於是乎卿未免錯料卿見九經章大文乎敬大臣雖重在於親親之下近日之舉非不知有違常格事屬年前則必欲一一漫漶者即絜矩之所當然而又自有親踈先後彼此之殊豈可曰言不用則去乎至於吹覓之人言不須更提伊日延接諸臣也卿與右相同登筵席同聽筵教而折旋與共之

奏對與共之及其命退又與之聯武而出緩乎云爾則兩相均不緩乎云爾則兩相亦均矣人之取捨財擇於左相右相之中者此非偏私而何如右相之在僚案者同一處義同一語默豈或同其進而不同其退乎今於診筵聞重臣之說右相果以是難安擬方尋劄辭官云云如是之際朝象國事當如何不在煩複卿須深量又若卿引年之請不但萬萬非其時卿之出而視政始於年至之後自茲計之滿禮經懸車之限不知在於那間予則嘗以古人後八十祈望於卿卿之此請得無幾於題

外乎多少都置之卿雖欲牢執而堅拒恐必有遂  
不得處亟斷來章即起視事

諫院請鞫前正言柳星漢啓批

向批中以上款事歸之於鄉閭下款事付之以可  
供一笑予豈故為此慰藉之辭以效顛倒之術也  
人情上下無間則人以無根沒捉之說托以責善  
橫勒於己己乃內懷怏怏外示誦誦依舊淋漓不  
露畦畛則此果曰難人乎小人乎是何異於衣汗  
之不濯面垢之不類程叔子斥以矯情者乎至於  
君人之度反於是捨却他一己字廣開不諱之門

翁受無隱之言蔽疾如山藪納汙如江海使人人  
得以盡其所蘊者譬若羣飲于河各盡其量設或  
間有極孟浪太不近理之說可怒在彼於我何有  
今番事亦然况上款事猶不欲深看於文字以鄉  
閭濶略之外此悠悠之談何患乎遠邇之不發曹  
也

刑曹判書李敏輔司直鄭景淳討柳星漢聯  
疏批

卿等耆臣也有此詣闕拜章之舉而曰以剖析義  
理劈破源頭垂涕而陳之首尾千百言惓惓於昔

人廢蓼莪之義仍又以凡人之語涉先故尚兢兢然致慎等語反復敷衍卿等之言予豈不體察又况不獨卿等之言乎然予於義理上雖乏講明之工情所摯處義理亦寓焉自不待勉強而天理與人情大抵間不容一髮斯義也粗聞於典墳彼柳星漢者之言看屬袞職可誅而不誅是悖於理也官以諫名不當恕而曲恕則反於情也予固否德汙不為此卿等立朝累十年奄到老白首滄桑之推啟情偽之嬗改必飫悉而喫盡豈待予索言竭論然後始可能領會乎曩在御極之初次第大行

誅討除非凶醜之倖已卧斃自餘未嘗假貸其腰領不以近戚俾與於八議之典星漢於渠有甚難疑顧吝而日接公車之堆案酬億應疲一味斬可者揆之於義於理果是耶不是耶卿等須思之曾所誅討者言與跡俱絕而不惟大夫國人之所必手磔口嚙抑又天地神明之皆共憤寃痛疾乃借麟經之筆乃試太阿之柄垂天下之大防立人紀於萬世非敢曰忽於誅心竊有錙銖之尺度後之良史尚論今日者許與不許無以逆觀惟予生平玩曠之積勞精神自以為盡在是今於么麼星漢

何所事而如是斷斷寄語卿等自令尋子意在處

嶺南儒生李塙等疏批二首

省疏具悉爾等千里踰嶺跋涉叫閤其事則至敬至重莫大莫嚴其言則聽不忍見不忍不敢提不敢道也予寧或開口容說於絲綸之間有若循常賜批為乎此所以致爾等於筵前面諭本意者哽咽吞塞言雖不能盡意大略似不外是爾等毋憂義理之不明刑政之不舉而惟予本意之愈晦愈隱是懼而是恐交相告戒念念闡揮則爾等嶺土搢紳章甫之功也

省疏具悉爾等今日之疏尤何忍忍抑賜答乎然萬餘章甫之論即國人之公論也公論所同可見天理之大公則予其可以一己之情私無一語於爾等乎爾等所謂頒示之請予不能從之者不惟不敢而不忍予言即予一人之言近於私豈比爾等萬人之言則予於此乃敢更容一辭乎前修撰李祉永疏中諸賊之孳籍或追奪事至今有若靳持然者云云揆以恒情常理寧或無所以而然哉輦晚事外廷之所聞異於予之所知外此者亦有事實之不敢不然不得不然者存焉一則有故宮

臣柳脩入對時下教矣一則揭示訓辭手澤煒煌其詳在起居注爾等須知予自來本心之斷然有所執守皆出於明先志而彰先休嗚呼血腔如沸貫徹曾肺而皇天后土照載上下陟降神明質之臨汝予何敢以予一人一時之言言之於爾等萬餘章甫也

司直徐有隣請以懲討事編書疏批

卿誦陳昔日所覩聞歷舉筵席未罄之蘊而仍請編書敷示大抵言之不忍說之至難形容剖析之際欲詳而不能詳則反致湮晦欲約而不能約則

恐失謹嚴假使大聖人大手筆知我罪我雖欲一付之於天下萬世之公議決知於此不敢措一辭而下一字况乎予乎又况乎事予者乎卿須看一部麟經其數十大義隱而婉婉而微有非管蠡所可迎刃而解者研窮力贖然後僅或窺其日星之炳煇此所以麟經為聖人之手筆也噫明義錄之開局撰次豈得已也予雖不學斯義則竊取於聖人予何多誥

批 禮曹以南壇羹品及獻官品秩問議大臣啓

羹品事復舊非難而牲只用羔豕二品則為此羹一味別宰牛牲禮無所據自高靈諸人之高見博識或未免脫略乎抑看詳之際致精於南壇儀節之新定遺照於圓壇陳設之圖式而序例與大文如彼其相左耶獻官事五禮儀中祀篇南壇零壇先農先蠶之三獻爵品皆同而農蠶則亞終獻之通政通訓今陞為正卿亞卿兩壇則初獻之正一品今降為從二品或陞或降特由舉行之循襲決非禮意之本然大抵祀典事體非不嚴重而有司每多慢忽記昔先朝乙酉因零壇三獻之差武

臣命以亞卿侍從擇送在其時則武臣之於亞卿其等猶截然故為防弊習有此飭諭定式至於原儀之正一品初獻自下不即聲效自上偶未更詢至今未能一復原儀零壇之近例如是也故南壇亦倣以為例自今兩壇獻官一依原儀官品填差農蠶亞終獻之陞品既無定式之受教文蹟而備考與續儀亦皆不載則等一中祀此同彼殊亦依原儀差遣

正言李明淵請禁酒疏批

省疏具悉聖人之言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以今

俗習紀綱之不古猶且執以為鎔鑄駕馭之欄權者悠悠一念在於不可行之令以眎信於人爾嘗觀夫朝家御極以後有發而旋收之令者乎爾以此教為信然須反觀於酒禁可乎糜穀非不知也耗財非不知也決知其設禁而酒猶昔也今爾疏陳之方略一曰統契相禁也二曰大臣備局有司堂上專管與米布衙門吏隸權差禁吏也三曰人家大事許釀也五家作統乃國朝金石之舊典豈不誠義好而在昔五衛團東之時紀律嚴明士民用命然而已有漸弛之歎至于近來不特有

其名而已今為酒禁而作統則既異軍制又違籍法統而無長果孰主張廟堂之替行訟獄萬萬不成體段唉哉他司吏隸又何辜為此食楊役高之勞乎至於人家大事爾亦許釀然則小事之混釀又當令何司禁察乎惜乎書生之不識時務也又若用律輕重爾請亦有大不然者於民而杖之刑之而不從於士夫而禁錮竄逐而不率則更施何許之律然後得以立威而行令耶雖遠求諸上古淳庀之時千鍾百觚史稱堯舜周公不徹仲尼無量且以大禹治洪水驅猛獸之巍勳蕩烈特疏而

不之禁焉蓋酒出於穀穀不播則酒可禁烏在乎  
烝民乃粒萬世永賴也予雅不閑麴味粗聞惡旨  
之戒而事不可不先看分數故曰決知其設禁而  
酒猶昔

右議政金履素拜相辭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古有山東出相之語相門當  
求相業况卿是四世五相之家而卿又拜相職推  
予心之欣幸度卿情之懼畏卿所逡巡遲徊不欲  
遽膺新命者豈可曰過乎哉然下有世祿之義上  
有世好之眷以若地處寧循故常至於董整國綱

彌綸世道使益梅適其味酸醎順其性朝著和泰  
生民莫乂即予寤寐在中之血誠苦心似不待敷  
諭而知者更望以所已知者益懋承佐之方

副校理李東稷論李家煥疏批

先從李家煥事言之可乎爾以家煥文體之弁髦  
經傳為話欄即予欲一言而未得其會者爾言之  
來真所謂如癢得搔大抵我國雖小衆有八域其  
御之之道不過曰翔潛不拂其性鑿枘各適其器  
而已此乃因勢利導之術而自有會極歸極之妙  
焉譬之於天下之廣斯有朱夫子天地風雲竒正



闔押之大力量洗盡五季之陋掃却千人之軍其  
旨芻豢其用布帛讀之鏗鏗泠泠如聞點也之瑟  
顏氏之琴而一開卷庶窺其宗廟百官之盛然猶  
有陽明近道之姿矯枉之過而專精於良知反約  
是務而束閣於問學太原遊騎騁騖於葱嶺之間  
何來勿脚之旗增彩於溪潭壁壘竟不免門墻之  
揮且况降此而瑣瑣稗品鄙俚淫哇之蕞蔀傍蔗  
啄啄爭鳴其視龜茲夫餘之各具小成不啻若蚊  
睫蝸角而家家而正其謬人人而齊其舛為其上  
者不已勞乎予於近日欲聞治世之希音首舉一

二年少文臣而擿警之萬有一捨宋而適越用夏  
而變夷捷徑窘步貪鳥錯人則其為賊于數文忝  
厥先武豈特无妄之小過渠曹以崔盧赫閱瞬焉  
之頃當卧占國子大司成弘藝文館提學矣貢舉  
而誤多士潤色而辱王言是所謂朱絃下里黃流  
瓦缶而鬻庠館閣之上任此輩廝壞則有北之  
投何足以贖乎至於家煥未嘗非好家數而落拓  
百年斲輪而貫珠自分為羈旅草莽發之為聲者  
悲咤忼慨之辭也求而會意者齊諧索隱之徒也  
跡愈艱而言愈詖言愈詖而文愈詭締繡五采讓

與當陽離騷九歌假以自鳴豈家煥之樂為伊朝  
廷之使然肆予遵箕聖歛時敷福之範承先王  
聖功神化之緒特書燕寢之扁曰蕩蕩平平室而  
庭衢八荒四大字遍題八窓之楣昕夕顧諟作我  
息壤於是乎筆路藍縷披自草萊家煥特其中一  
人耳今也與一二人瞽地悖常者流比而同斥家  
煥獨不茹菟又况彼而可斥而不斥此而不可斥  
而斥之其可乎更有餘意之撓及者有才而等於  
茂如齋志而無以自衒甘與草木同腐者俗所謂  
一名是已欲識人倫之常稱則反慕千里不同俗

之俗自知彙征之莫混則嗜看十六子發憤之譚  
至于咳唾揮弄之末而動相描畫恣恣竊竊鮮有  
能超然聳拔於那裏斯亦朝廷之責非渠之罪也  
如成大中吳正根之恭趨塗轍予雅好之等書二  
中褒加十行如朴齊家李德懋棄尺朽而用寸長  
開示向陽之牖且置大中齊家輩幸而揚名者委  
巷別有崔豈若而人尚云逃矣天之生才不限地  
分盍亦反觀於崔必恭自誤而誤其類之不億乎  
此皆所謂不拂其性各適其器以期其成底會歸  
之妙也予當更語於爾爾莫言家煥家煥方自谷

而喬化腐為新由心之音何患不漸入佳境使家  
煥才鈍三日而未刮目若子若孫又豈必每每讓  
與不效自鳴之盛乎夫登盟壇執牛耳復明大一  
統之權於長夜醉夢之中者子以為已任凡民秀  
蠢有先覺後覺之別覺則一也縱或迷未脫灑者  
介於間此特太陽之於燭火君子之於小人黃鵠  
之於壤蟲主為主客為客斯其足矣故聖人編詩  
三百十一篇桑間濮上之什竝列於大雅風決之  
際聞今日諄諄之誘者感發於推恕懲創於求備  
日遷善而不自知比屋有希音子則曰祈天永命  
之本也

判府事蔡濟恭遭人言引免疏批

心是神明之舍也故靈犀一點炳若照龜寰宇之  
至廣而便一几案間况予之於卿乎滄幻桑閱百  
闔千關今予猶古予古卿即今卿考其歸趣直惟  
曰心而已惟其知其心矣眷待緣於是責勉緣於  
是世若有眸明之人觀予與卿之際則捨却康衢  
坦逕當就波濤起處以論其淺深誠偽莫曰大官  
出處不似乎具臣元首股肱之一體相須而靈犀  
照龜寰宇若几案則士猶為知心且不惜軀卿忍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八  
規規於咫尺循墻之守耶來章中縱橫鋪張俗也俗也竊恐見譏於堂堂大方之評而曰驥曰僖之次第攬提以及乎既設禁之曩事尤未必然予不多誥卿須掃千幡然以答予前苦後勲之誠意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八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九

正宗大王

文

右議政金履素論䟽通劄批

癸丑

天何言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推效自然之妙惟君於人者順則而循軌其權威福威福而旌別之其用殺活殺活而彰瘡之昔我奮勵霜雪載塗今我恢蕩楊柳依依特各視其時措之適宜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卿之所慎極用慮慮望須埃間即起視事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九

一

政院請還收前後中批以嚴隄防啓批  
荏苒升載之間積薪果幾人闕鬱愈久而愈繁誠  
信愈往而愈阻間或號曰疏通而石火海市徒亂  
人目夷考其實反致害事過則有作威之漸不及  
則有貽累之歎何嘗見赤腔體國之人發憤努力  
於真箇對揚以予心為己心者乎如是而求從欲  
之治者不亦迂哉從今除非伏法置辟應坐之類  
無論久近輕重并與之混用此蓋修明之新式也  
卿等碌碌俗見何足有無然新式之初似此不率  
教之曹不可翱翔於堂堂尚書之省一并放逐城

闈之外以示懸法象魏之意

吏曹判書徐有防因沈鳳錫疏斥乞免疏批  
休說沈鳳錫十輩自有鑿龍門一斧沛然疏濬之  
效予方銳意勵精際此人其人之會居銓對揚在  
卿等與有幸矣悠悠孟浪之談義當付之無辨  
政院請還收承旨處分啓批

王言信如金石莫曰金可鎔石可泐百鍊然後金  
也不磷然後石也近日懸法即升載苦心金相福  
事才有布諭者非為相福即欲示信而信令也大  
抵明義錄即一部麟經所以扶植撐拄之方在於

列聖集卷之六十九  
簡當二字况免坐者猶滌用此非免坐乎予亦閱  
歷世情非不念近來處分之或啓妄想者覬覦而  
此則固不滿一哂予志既大定羣惑自當釋義理  
日明澗勃俱收豈非何許大好消息乎承宣處分  
非曰不當言而言正欲明示本意而卿等反汗之  
啓亦可曰舉職特允所請

水原留守李命植辭職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是府是任予之視之如視股肱如  
視肘腋卿是五道建節三掌關防而績庸茂著於  
同朝之人也予所取卿於是府是任蓋亦深量者

存藉令卿有逡巡之義徃役不可辭異矧茲華城  
居留須看制置之意為守護 仙寢也為整理行  
宮也卿亦必見春初幸行時綸音而是府是任寧  
或有商量計度於可出不可出耶卿其即起肅謝

領議政蔡濟恭乞免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疏曰區區秉執即此兩箇  
義理云云第一件即不忍聞不忍言之言也去年  
是月二十二日之口教和淚而泚筆吞聲而口呼  
結塞移時僅能獲蘇卿在前席而目覩大抵伊時  
一諭非欲明示本意如是然後可以永有辭於天

下萬世一之猶不敢為而為不忍為而為以予之  
頑其可更提於今日乎卿自其後亦不敢更提亦  
不忍更提者其以知所未知覺所未覺而以予心  
為卿心也第二件亦屬邦禁附陳恢蕩之弊未暇  
索意詳答嗚呼予甚無能為而所知者天經地義  
所守者大綱大倫無忤於心不求於人興言及此  
惟有肝血自不禁上潮卿之聞之想亦怵然而悅  
然矣卿須勿俟駕屨即日上京

領議政洪樂性乞免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諭即一西序之福壽全書

予既畀於卿矣卿宜有答予者周之詩人當其君  
燕嘉賓之時尚以天保九如之章答鹿鳴以下五  
篇况卿元老也元輔也乎哉經曰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卿之謂也卿且休說甚矣衰也視卿年紀以  
上人之拜相中書之故事可按權仲和年八十三  
康純年七十九張順孫年七十八鄭澔年如張順  
孫而皆至首相外此拜左右揆者指難勝僕又求  
之於重卜與卿同年者二人加卿二歲或三歲者  
亦有之卿須克體予委毗之眷毋更控辭即造廊  
廟以助我洪範九五之治而康而色予則受之

禮曹水原闕里祠祝式啓批

兩說皆通而孔氏之主祀貴矣不係於有官無職但祝式之持難亦或然矣地方官判官初獻孔氏亞終獻享日卜吉以為式

重臣李文源請除白靴疏批

青鞞衣事為與不為豈可設法定式乎鞞衣本是昔無近有之式數十年來便成朝衣其所尚青只在仕宦者人事道理今若於此指一下教而或有參差則不如不發令黑靴事闕門以内禁令既立衆睇亦慣自今以純色造靴者一切嚴禁

右議政金憲請行青衣筵奏批

民猶水也撓之則苦之觀於止水之象可以反鑑况御極以來所謂實政無論小惠大惠無一及民乃反以加鬣與禁酒等事去年發一令今年出一禁莫曰法非不好意在復舊其為擾民則一也此所以為小民耿耿日前臨街有申諭於觀光人者也鞞衣不過是朝官之所著其色之尚青行之至易向於領相之獻議也雖樂聞而是其言猶靳於設禁者蓋慮行之惟反勿若任各修明之為便至於士庶人之表服內衣俾各一齊改為則擾民之



外近於行不得紬綿苧葛之隨節換著青白染色  
之各適其用在官尊而家饒者固非難能彼寒士  
窮民何力辦此設使優於辦為設禁則大不可臨  
街時曉諭尚云皆未領會都下且然况外方乎卿  
之知委中外之請未知為當京華卿相之家豈敢  
以此批旨作為語欄而乍為乍不為乎

賓廳請上尊號啓批

猗歟明年之慶初有於我朝盛矣盛矣予小子之  
事我 慈殿如事 先王先王癸亥甲子已舉之  
縟儀可述於今日且我 慈宮寶齡恰躋六旬誕

育小子毓慶長發以啓億萬年無疆之邦籙 殿  
宮吉慶咸湊於是歲呼嵩而稱賀奉觴而上壽王  
冊金寶揚美闡徽即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幾年  
僂指夙宵顯企間亦從傍愉婉備陳飾喜伸誠之  
方者屢矣 慈心愴昔過加固拒此際卿等此舉  
大有藉力於得請更欲將此齊籲以冀強回之教  
矣 闕宮追上之儀逢是年行是禮小子宿昔之  
至願在此感羣情從羣請何待再啓惟議號涓期  
當在得諾於 慈旨之後矣至於上號於予躬之  
請曾謂卿等不如林放乎朝廷之諭夫夫之所曉

列聖行集卷之六十九  
卿等知而言之則是不信予也信而又言則是不知予也大抵上號之制雖昉於三代以後其義可據其文有秩明王哲辟之莫不講行而修明之者皆出於仰答天眷俯循輿情以貢太平之休象亦自有我家典章予嘗積誠祈懇於先朝輒蒙允俞予甚否德無能為凡屬治法征謨萬萬非跂及於先朝鴻功豐烈而以先朝撝謙之德猶且勉屈聖衷予何敢獨自違却於卿等乎非不知從之亦關繼述中一事而予意予已言聞予之言拂予之意決非仁人君子之所忍為者禮固緣情

義以制禮人所謂崇奉非吾所謂崇奉不敢不忍以第一等義空載於經傳千載之下庶有知予心者奈卿等此請之屬於予躬不欲以予心為心可乎當制禮處制禮當緣情處緣情恕予而體予俾予遂初志即惟曰將順二字

筵臣請飭搢紳讓路筵奏批

卿之此奏可謂目下先務是矣是矣國之有體統猶人之有家法莫曰屬於儀文間細節灑掃應對為齊治平之本大抵邇之事父將以遠之事君也入而敬兄將以出而敬長也為學做聖之方其要

亦自外面威儀上用工始觀於程子四勿箴制之外之語及朱子敬齋箴正衣冠之訓庶驗予言之不誣數十年來朝端之矜式之美野外無在山之畏童習浮靡長益放縱居常動作不識繩墨及其立朝從官已不免技癢之所使且况濡染於先進者即亦這般風俗則禮讓二字非可擬論常常以體統邊事隨處提撕不嫌其叢脞者是豈得已而然予亦不言將作如何樣雖自今日自卿等益思淬礪凡有過於工謀不欲開口者各自相規而位卑人之於官高者侮慢而易忽擺却軌範之類亦

即一一糾正無或饒貸則庶僚自可觀感以至與儻亦必知茅分其收效之處有不可勝言體統立則朝廷尊而自好之士亦當輩出不待加勸而將使揖遜之風不獨專美於唐虞卿等須勿以予言看作陳談至於讓路回避等事仍令廟堂另究修明之道

領府事蔡濟恭華城築城筵奏批

凡事先立大綱然後規模定而次第節目間事當舉而措之監董堂上已命差下使之開春後即為始役築城之大綱莫如形便該堂從近下去定其

列聖集卷之六十九  
基址勿圓勿方勿念觀瞻務從因利乘勢之策董  
役之大綱在於便運而利輸卿等預究古人引重  
起重之遺式而行之鳩財之大綱先劃之外勿煩  
經費亦勿勒捧願納更思兩便之道制樣之大綱  
上如簷下若磴而甕城譙樓懸眼漏槽鑿壕設雉  
之隨地排分遠做中國之法近取故相之論卿等  
亦須博考詳度俾後人知今日朝廷之有人

禮曹上辛祈穀用立春後與元朝後收議啓  
批

經曰天子元日祈穀先講元日之義然後始可議

及於上辛而立春之前後辛亦可辨釋矣大抵元  
日之釋以上辛昉於鄭玄之註所釋者不甚分明  
則立春之前後當於何考據乎玄是漢人去古未  
遠尚且說得依稀如吳操之陳彭年輩臆決之論  
固不足為有無輕重禴祠烝嘗不以啓閉分至為  
限而卜日必於上旬考之古經既乏的證求諸通  
義綽有明據且况諸侯之禮異於天子于社不于  
郊豳人猶於季冬而祈歲歲致大有頌騰屢豐神  
其監茲貽以曾孫之慶者在予誠敬豈在立春先  
後乎祈穀之用正月上辛依時用之例為之

備局兩南竹田限年禁養事啓批

牛山之木未嘗不美矣若彼其濯濯者以其斧斤之朝朝入山林也况竹之性尤易萌蘖則昔何茸茸今何濯濯雖如是嚴飭禁養近於徒法不能自行苟欲為端本之政養竹莫如養筍先自貢筍特於限前停封御供既停則雖一條半條若踰境內道臣守令其罪何居但薦獻事體至重限前則兩南分年輪封而勿務體大以細斡之軟嫩者封進每歲以茁長形止依舊例從實狀聞

大提學洪良浩以圈單倒次引嫌疏批

文苑故事同點則循資書之今番圈單倒次蓋緣都堂之未及照檢待卿出肅欲令釐正於掌攷矣卿疏引以為難冒之端者非過語百年舊規豈可以一時不察為後進認而為然之資乎傳心之錄騰圈之冊俾即從座次列書

左議政金履素論判府事金鍾秀疏批

甲寅

不忍仁也孝為行仁之本無將義也忠亦集義所生大抵忍近於將絜矩是也不知不忍之方焉知無將之道斯義皎如執契不須問於學究而知之惜乎卿等之徒規規於自引而為彼明其罪與暴

其心間初無繫及於是可忍之顛末者竊為卿等  
惑之

右議政李秉模拜相辭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擬遣近侍以勞卿行行翰已  
稅城南於是乎予始可以勞字之義期勉於卿卿  
間臣勞之為今先務乎宵旰不遑百度叢脞綱而  
解紐川且無梁勢將從頭另尋題目一一擔著整  
頓然後求之之勞庶能食其效况卿先祖文獻文  
忠暨文敬亦莫不宣力四方遂登綸扉以盡匪躬  
之誠卿卿家人耳寧或言其勞俾專美於古歟齋

居隔夜略寄注意之梗槩卿須幡然丕効臣勞之  
績庸

右議政李秉模請察危微慎辭教以為收禁  
令之本筵奏批

情之目有七皆原於心而心則一而已一有忿懣  
餘皆發不中節向諭中云云豈非實際真境不偏  
不倚無有過差之謂中而中無定處時之義大矣  
哉譬諸承書批答之史官草冊展時之中在於兩  
片之中卷時之中在於一片之中欲免子莫之膠  
滯宜求聖人之活法是以常經之過差處往往或

為時措之達權孔子言觀過之仁孟子亦言周公之過近來舉措自有處得其當之衡尺卿須體念

右議政李秉模申請收禁令筵奏批

為治不以三代為心者蓋自棄也况恥君不及唐虞即亦人臣常分莫曰唐虞與三代豈更有之真所謂謂之不能者賊也大抵漢唐以來骨肉鮮保世愈降而弊愈甚至於我國二百年来黨禍禍人家國若有一番人忠逆之換板輒使在家莫識東西之無罪宗英一人塞其亂而應其變寧不唉哉寧不憤然以今之俗矯今之弊其要道先務莫過

於初批中達權二字如是也故卿等所謂過舉予不認以為過所謂駭舉亦不自以為駭愈過愈駭愈見其效而庶挽遂昔淳厖之美可掃北風雨雪之象此所以益勵于心俛焉孳孳雞鳴而起惟日不足者也苟使予心得諧則我國天壤之間只是這箇和風甘雨瑞日祥雲等吉祥善事而肝蠻之後應於此可驗今筵千言萬語中拈出此端使之出舉條

水原留守趙心泰祈雨狀啓批

城役固非不急之務其為勤衆勞民則一也近日

之恒暘非敢傳會於是而嘗見古人傳會五行之說勤衆勞民以起城邑陽氣盛故旱為應亦安知不由於不能節勞佚致此旱耶雖於木石匠夫之入處於庇蔽軒敞之所者從願姑停以待得雨或生涼則渠輦之爽豁即予之爽豁此意更須知悉從便濶狹

領議政洪樂性乞免疏批

昨諭亦既言之卿試思之朝有老成有國之幸也古人曰君子盡老蓋當時之大夫士為君子惜其老而未嘗聞以盡老反咎君子也况居上相者從

古者艾居多今卿國之上相也朝之老成也予之授以上相亦以卿之老成也則初何心而委毗又何心而體諒乎予且聞之君人者御世羣下之藉手莫不以四維為重強其所不可強迫切督責使之失厥守枉厥志而曰惟予命是從惟予旨是循待庶僚尚甚不可矧乎大官予雖否德汗不為此然卿之今番所遭非卿一人之所遭諸僚相之同一所遭也凡今在大臣之列者端揆一人外皆六十七十歲人卿以老決退代卿切是任者獨不以老力辭乎大臣去就先務自重大臣重然後朝廷



重卿若究理斯義不待敦勉之辛勤自有幡然而起者卿須念之哉

大提學洪良浩以文任新通時銓官不為通

議事引義筵奏批

附註洪良浩李秉鼎罷職教

擅盟文垣者即中國之大學士我國之大提學也後進聲價之決可否定高下必待大提學一言其言不啻千斤之重雖以銓官掌用人之責者文任通擬則一循文垣公議雖不面議書問某也居先某也為次自有宿昔之聲價無或以銓官已見參錯揀擇至於留窠面議如三曹判書之受薦於時

任三相當政書問如通清諸窠之簡通於在家僚堂故事未必然政格亦不載日前銓官之問備專為急於方便而傳教中既云格例四字已示其然豈然之意大抵面議簡問云云即不過近來疑傳信傳之說年前一大臣陳章引義亦非的見文跡而然者昨日賓對已提此事言於右相矣今卿所奏又如此係是政格更張退與大臣相議從舊例與初新式間指一停當定為不易之規俾勿每番葛藤

凡所謂故事格例云乎者須有照畫之可證然後始可說况筵體何等嚴重奏語尤當審慎則文苑所無之故事曰以有之政曹不載之格例曰以不然庶僚有此錯誤難免輕率之罪况

文衡重任乎文苑事端乎近日因此忽作後緊之  
葛藤大提學洪良浩施以罷職之典以示弗聽無  
稽之意俾勵無言不謹之戒將擬也遍議時原任  
文任後通望之說既發於章疏與奏對若此則銓  
官將為回公之備郎乎更有文衡伊筵奏語而重  
臣即亦文任之原任則宜有一語自引亦無一言  
挽止乃敢以二十餘年前庠試考券時魁作人之  
為今番試官事不俟詢問唐突煩浼全不識嚴畏  
之體文衡既處分則兩罪一不勘有關  
紀綱前文任李秉鼎亦施罷職之典

右議政李秉模請劃濟州賑穀筵奏批

湖南沿邑之旱災風損為害最甚民情遑汲如在  
目中懸懸一念寤寐如結昨夜見濟州請穀之狀  
數萬生靈之濟活係此船粟一款領府所奏中得  
之則生不得則死云者誠切實陸民則猶有移轉

之路島民則無此何以生乎然則救島民為尤急  
先劃穀物付之新牧使領運入去各年前例雖無  
二萬石劃給之時云而觀於狀辭似非過實之請  
剋減折半有所不忍且况明年何年濟活之政尤  
合飾慶之道初欲下送內帑錢椒而島中必難貿  
遷本道常賦公貨除留準五千包之數特為加劃  
名之曰內下賑需以示朝家別給濟活之需者即  
為明年所重開春後別設一巡厚饋之仍諭朝家  
本意使偃僂頷領之類北望鼓腹知是 殿宮恩  
澤今則船粟之計已決而如噎在喉耿耿不置者

沿民之輸穀船夫之運粟而其所軫恤若無拔例  
豈可曰一視島陸乎所以樂赴爭趨於運輸之方  
使之便宜舉行念及島氓之困苦王食何甘本島  
獻御之物及凡係納于京司者無論出於官出於  
民者薦新所用外一并限明年麥秋蕩減 殿宮  
所進既奉 慈教一體停免越海之時以祈利涉  
亦出於為民苦心今亦依已例賚送香祝於牧使  
之行行祭後發船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而自昔  
尤重於南海爵次最貴苟能牲肥酒香齋誠虔祈  
則不但一帆穩往其還如往將使歲歲豐和多賴

祝融之助祭文當製下嚴飭牧使另加潔齋將事

判府事金鍾秀辭薦文衡疏批

春初滄浪之濟航明暴為二字符夏間玉玦之賜  
環知罪以一言蔽至于今日生下來大節拍要藉  
事體之莫重申及本情之無它蓋予燭照而鑑諒  
者不以太行康莊而或差卿疏中跡外許心死中  
求生云云可謂道得真境以若遭罹有若恩遇歷  
數千古能有幾人予非責報於卿卿宜圖疇於予  
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讎須念斯義入來會圈

大提學徐有臣辭免疏批

正宗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先卿予師也予所得力於經傳先卿之力最多先卿誦經傳如誦已言至于小註而莫不貫通稽古之功無以疇之今卿乃膺文衡之選朱批不於卿而孰先况於胄筵命卿掌釐左氏傳句讀也有稱誦於卿者今果踐言卿其勿辭速出膺命

俞知權裕論貴近辨聖誣疏批二首

附註兩司請鄭

東浚追奪官爵啓批○乙卯

省疏具悉何代無貴近而御之有道臣主俱榮萬一反於是則不及漢唐中主之世遠甚使爾有此

言即予反省處爾以踈逖之蹤能及貴近二字良用肆之

省疏具悉爾之前疏之批有使爾有此即予自反之句語矣到今爾又露出前疏不言之姓名而死者之致此真所謂求其說而不得然豈可辨正於九原乎此所以反而求之曰不知不智也不言不仁也

俞知權裕初疏之批言之悉矣無罪則共享樂利有罪則隨罪勘斷以渠近密之蹤取此聲討之論所以致此可謂萬死難贖收其職牒燒火以為為人臣懷二心者之戒

內閣以 慈殿 慈宮詣 閱宮儀節博考 啓批

今則行禮只隔數日博考與收議之際徒費日子  
歸一未易而此等儀文曾未講究亦不可以一時  
考据之說為準莫若就我朝已行之儀文而做行  
之為當 慈殿臨 廟之節別無參差之論當從  
衆矣 慈宮拜禮處所用 廟見舊儀設位於階  
上似好至於拜禮之再拜四拜間亦從時用之制  
庶合遵 先之道升降出入之合用 皇朝廟見  
之禮未知為可此則有壓尊之嫌而然

左議政俞彥鎬乞免疏批

予見朱子封事至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漸向

方切未嘗不斂衽三復讀至屢遭卿於重卜之辭  
本首拈斯語揭為全篇之第一義有是哉卿言卿  
言即予言也予所瞿瞿而努力者正在於請事斯  
語而值茲體天順人之會仰循休命俯答衆心其  
機善端其漸陽復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  
予當銳意卿勿却步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更為卿誦之

右議政蔡濟恭乞免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於卿所取者氣也不挫不  
鏖屈既如之颺亦然何曾以巖廊江湖換其槩乎

譖夫莫售非予之明也噦塗即夷非予之力也自初攻卿不以其道巷議腹誅諒非阿卿爰立之日夾路觀快予之用卿特順人情也大抵今時無是故餒耳嘗以大冬嚴沍擁衾呵凍之老人取喻於俗樣之低淺卿能記有否國無皆勇之將而軍無皆勇之士雖不必鳴金鼓耀戈甲噪呼嗥歎爭城爭地於粹然勃然之間其振發而作興人人知有所不為貪者廉懦者立呻嚙為之瀏亮萎蕭變而窮劣使沒模稜之習氣一朝煥然從革餒者不餒尊朝廷於三古者予則蔽一言曰氣為帥然握之

則反為害焉勿亟勿徐而勿求備不偏不倚而不務勝始似落落難合卒乃蕩蕩偕歸於是乎初志遂而能事成治可從欲沛然行其所無事其責顧不關於卿等股肱之列者哉卿即幡然思曰協贊兵曹佐郎李宇炯請行水車疏批

水車之制其利可勝言哉古人以興水利為利用厚生之大政鄭鑿史引亦豈有別術去冬綸音中水原址城外開墾曠土於約播百包之地導光教水根以漑之者亦出於興水利况於川低野高難用桔槔惟車制岸水之是便然才不見用莫今時

若而爾能開口言之許令度支之臣面詰於爾又使巧思者造出試之咸以為便則可為生民一大蒙利之端

領議政洪樂性左議政俞彥鎬右議政蔡濟恭聯劄批

近欲明諭於莫重莫嚴之義理者揭示軌範於象魏也然徒法不能自行在於三事相須之地承弼協贊之如何故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爾惟風下民惟草予固否德雖乏偃草之化而自卿等處下風之列者聽之藐藐曷嘗有先事揀正

觸類對揚之美者哉於是乎如裘倒挈如鏡反照浮者醉而寔詬拙夫睡在朦朧蔽一言曰散亂無統紀如許朝廷日宣十行明諭言自言我自我而止而已猶且咨詢於卿等決其為與不為者意在踐前言也集衆見也今見卿等劄語不及於明諭之當否到此亦可謂都無事明諭一款定以勿為申冀卿等之力闡齋殿筵教本意俾正世道此時辭官非其時也更望安心

內閣提學沈煥之劄批

答曰省劄具悉卿豈欺予取而看來往往有警切

激昂處其詞足以感人些少下語之未會本旨都不苛評卿劄之締思構神在於江行及收禁條降明諭數件末乃結之以矯俗辨誣為一篇之關鍵收禁非可論明諭不欲為江閣親閱中流杯盤歸之於權不得中者卿說遁矣是舉也蓋取諸地中之水天上之雲自以為內聖外王權而合經事如日月星辰高照耀道是皇王帝霸大鋪叙非予自聖所仰述者即我家法也昔在世宗朝講武于東郊起讓寧之謫而設宴慰之宴罷還其謫而回鑿外此望遠喜雨亭之水操具載國乘誠如卿者

亦敢竊議於 聖人之舉措也哉卿也故宣此温批以卿言人所難言悃悞自露也卿外更有掇拾飭餽之徒者象魏在彼

摠戎廳還穀分給啓批

卿等觀夫飼飯者乎一夫另給一盂而飼之又使一夫持渠飯而喫著另給者之側伊後一夫以另給不更給只使一夫依前喫渠飯於其側另給者見而流涎忘前日另給之恩而反怨伊時之不與共喫今筵定奪何異於是乎慶辰賜米雖曰白給此皆貧無依窮不能之類也諉之白給拔於再巡



則渠輩之流涎而怨咨不見可知吝此數十斛穀物使渠輩抱向隅之鬱有非先王不忍人之政初巡白給之殘戶特并許付於再巡

直提學李晚秀辭疏批

豈職弓裘所感悃悞古人詩所謂相門連戶牖卿族嗣弓裘又所謂悃悞見無華語論出稜角者於卿近之

館學儒生金道曾等請辨聖誣疏批

賢關不失賢關之本色然後多士不期自重而自重有左右可言之言有諸大夫可言之言有國人

可言之言縱使其言即人人可言之言爾等非左右與諸大夫也待左右言之諸大夫又言之至于國人皆當言而未及言之時始可與言朝廷體貌自有層節今之侍從臺諫即古之左右左右言之而即獲肯諾以是諸大夫猶不欲疊床奈多士之效國人之言而不嫌其越俎者有非自重之道也賢關之本色豈若此乎爾等自今率此教導厥式當言乃言其言自重則人畏士論物無遁情賢關尊而多士亦尊爾等明聽批教交相告誡服膺

修撰崔獻重論邪學疏批二首

附註都憲李義兩投北教

近於言事論思之列徒見搏擊之習未聞願忠之人間有求言風波隨其後因噎廢食失於矯枉任他撕壞無異推壑却顧鄭重不知何者為眼底兩便之長策際見爾萬言之章起結於異端之毒正亂常而說弊揀弊本諸君心惓惓以清化源之功抗辭責難其云予民之未新謂予學未至於明明德其云吾國之不歸仁謂予工未篤於克復涵養之虧欠文勝之為害程試之蔑效士趨之少實亦皆謂之表不端而影不直請予反諸躬而求諸心者爾言可謂節節藥石勝似一貼清涼散曷不樂

而受言歸之肺腑之用外此雜書之弊尤屬切中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朱夫子之言也矧伊竒詭詖邪之書正合為灰為燼內府之藏凡以裨官小說為名則并與舊在編籍祛之丌架之間者已為數十年出入邇列之人莫不聞觀但搜括私藏秉畀炎火恐或徒擾而令不立矣爾又以招徠林下之士俾有觀感知所趨向為言言愈著證當深留意焉明清曲士所著文字之內而五部外而八域一切黜去無敢家置有不率教者用朱夫子所論黃蘗僧明正典刑之律事許使廟堂稟處大抵求言

將以納言納言將以用言用言之後宜加褒賞故  
曰明王賞諫臣予雖否德所期汗不在昏特擢爾  
以司諫院大司諫以示翕受之意

為此偏黨之習偏黨猶屬餘事構罪言者尤為驚  
心借使獻重真有譏諷之心如都憲疏語可怒在  
彼於我何有而今乃以巨測之目極口噴薄依然  
又出一箇柳星漢自此言事之章一涉礙眼則著  
之以禍帽擠之於危岸皆將無所難焉此路一開  
其為凜然寒心者甚於西書洋說之乍起旋熄所  
惜者以言為名近日一政一事惟以一反習俗為  
心諸臣所共知則都憲此疏可謂言路之燭毒大  
司憲李義弼遞差火其疏於院庭投  
其人於有北以寓惡惡而能去之義

後李義弼於有北豈或為爾地者一則矯習正俗  
一則祛黨息諛設令爾懷無狀之心試不測之計

外藉內逞口然心否名之曰言疏而匡救君德指  
陳時政云爾則其心且置之其言當假借况爾之  
疏辭何有於譏諷古者設誹謗之木士誹之庶人  
謗之而除非幽厲之時不使衛巫監之爾或真箇  
譏諷如義弼之云譏方誹諷比謗淺深輕重不翅  
尋丈古猶立法而誠求今請拿鞫而正刑義弼以  
名家子乃為此無稽蔑識之說所可懼者人心之  
陷溺如彼彼義弼何足深誅大抵君人者司命而  
造命從應曲當於與奪斡旋之際然後道之所存  
師亦在焉風行草偃其國庶幾而何物所謂洋學

正宗

五聖御製卷之六十九

二十三

南不入濮鉉北不入無棣東出于鴨江東而學則  
 數亂權顯殺活人類而禽獸冠裳而勢面然而流  
 播二百年東閣其書不先不後熾行於近日其機  
 凜然浮於羸豕只諉之於斯文之一大劫運而不  
 以回挽之功反以蘄之袞躬方寸之地則是誠吾  
 君不能謂之賊也爾是責難於予者爾果聖人所  
 謂賊乎恭乎然則恭者當正刑乎賊者當拿鞫乎  
 此箇義理皎如晝夜惟此申申正在為萬世深長  
 之猶

內閣提學沈煥之伸救李義弼劄批

以言為名者不敢開口可否則將使忠言譖說雜  
 進而人似鬼鬼似人為黑宰宰地界寧有是乎况  
 理則一也道無二致王霸猶不可竝用義利猶不  
 可雙行卿之言得不背於弗貳弗參乎予嘗聞於  
 叔程氏之言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  
 第二等才如此便是自棄云耳

備局區畫嘉山渴馬倉改建物力啓批

曉星嶺即關西關防之咽喉又置古城鎮為鎮守  
 之地此錦南君鄭忠信之事業而設倉儲餉純大  
 米之為近萬石未聞於三南而此乃兵使李日躋

之經綸也若其形局之奇壯觀於道臣李宗城帥  
臣張泰紹鄭纘述諸人之前後狀辭歷如指掌蓋  
駒峴在曉星之右而峴下之倉前臨大野其制如  
左右植足有飲吸長江之勢倉號灘名之渴馬為  
稱者良有以也則敢以蟻蝨一鎮將蠹謀蛙智葺  
新而廢舊形局換改殆類足之繫而口之銜其在  
重關防為形局之道既聞之豈可使之復舊修葺  
而已乎年前重修之鎮將付之帥臣棍懲

領議政洪樂性等論許積復官金聖鐸蕩滌

聯劄批

劄語既欠渾厚事實間亦差爽謄錄於記注頒示  
於爛報則恐為該洽眼藏之所竊譏原劄不得已  
封還非忽於格例也昔有大臣許穆劄論許領相  
積也 聖批截嚴至以聽人指嗾使之首實以  
聖祖禮遇臣隣之盛德宣此批於大臣者 聖意  
亦有可以仰度之端 聖祖之所已施於古大臣  
者予其可不遵用於卿等乎如是敷諭之後後更  
有言敬禮之常典有不可顧卿等預須聽知今人  
之固陋不識黨禍之糟粕甚至院議之啓忽書烏  
有之楠字反漏伏法之柙名於此益知羣夢之未

易喚覺為朝象世道深庸悶念百人且置之所致  
慨者在於領敦卿何不以卿祖之心為心卿之先  
祖文忠公款款忠赤國耳忘私有何顧惜於彼而  
其奏對之辭至以為體府之設何與於逆謀云爾  
則此可謂一部公案卿祖之秉心如此而竟不免  
禍於毒正之羣凶其段落之各異亦如彼矣卿等  
亦或聞伊時顛末乎窮覈諸賊無所不至而皆云  
領相則不知迭發臺章備極其嚴而亦曰獨其父  
不知不知二字即決此事之左契予於正義理彰  
綱紀之事未嘗不夙夜慥慥昨日處分即上刑適

輕下服世輕世重惟齊非齊咸中有慶監于茲祥  
刑之微意也不在多誥自有斟量附陳故校理金  
聖鐸事當初承宣舉措近於媚竈從而惹鬧至有  
賊禧駁豐原之事端原其聖鐸之本事比之年前  
趙德隣事不啻歇之又歇逢今年念科名而始使  
之蕩滌者亦可謂後時矣

右議政蔡濟恭論許積復官劄批

卿名不在於三相之劄意謂卿能體予認予不肯  
為隨衆助瀾之舉際有卿劄踵至而其所為說反  
有甚於三相斥彼以不能為石碯之事卒使之不

軌陰謀自其家釀出在家不知臣未之信云而仍以昨日處分歸之於不可使聞於隣國惜乎卿今老白首寧或纏繞於舊日習氣為此色目中言語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之方乎三相批既言之卿之今日之言即故相昔年之言故相以此屢被嚴教於聖祖迸出都門蒼黃還鄉在聖祖之時事關聖躬而猶以刑政之或失其平處分且如此矧予斟輕酌重以聖心為心必欲歸美有光乃有昨日之處分其事面之不敢言道理之不敢提豈比於故相劄論之時則卿乃不少鄭重周章反

忽盛氣噴薄以予大公至正永有說於萬億年之舉措歸之於悖於理者是誠何說是誠何心竊為卿甚不取也

領敦寧金履素直救時政闕遺仍論許領相復官劄批

首尾千言都是勤攻秉燭整襟讀至屢回然而歷叙之闕遺多及於夢踏亭第一樓臨蹕之事此非不貳之過三為四為十為百為以期乎慣具瞻而習羣聽外此政令舉措間輒失其平自有權度在焉寧忍樂為附陳縷縷可感誠款之無隱抑有一

語之不得不復於卿者卿雖曰體府一也寧有不  
欲加於此者必欲加於彼乎云而予則曰體府再  
設主客各異加諸彼此有涇有渭卿何不以先卿  
之心為心不念嘗災自嘗災賊刑自賊刑之分概  
乎已已事尚忍言哉為先卿痛之冤之炳若之義  
視同日星獨於庚申一案竊有從來宿昔之輪困  
略示意於數昨處分不如是則何以明 聖志於  
千載樹王綱於今日而公族莫保權威無憚又莫  
得以快雪大老已未之恥矣予嘗喜古人語吾心  
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之句大書壁間昕夕顧誥

予心即古人所謂吾心卿勿多言予實不惑

大司諫韓用龜效近日諸大臣劄體言事疏  
批

龍信而蠖誦物不可以終蹇故受之以解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近  
日事體義繇生生之義予何與焉爾願為仁者乎  
智者乎抑願為百姓乎任爾之性不欲拂之

左議政俞彥鎬辭職劄批

有宋孝皇有寤寐英豪之想夙契深悟於紫陽而  
紫陽之奏有云歲月如流往不復返不惟臣之蒼



顏白髮已迫遲暮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時夜已  
闌秉燭朗吟其相與之際有足想像於千載予亦  
點檢二紀間治法征謨何法可以為則何謨可以  
足聽自顧初心汗不止此夷考其實啟多慚少數  
昨堂䟽之批誦道尤悔之思今卿又引紫陽言以  
勉予深庸感佩附陳第一條言之盡矣便不新新  
而近所謂云云兩件之不干與不知猶不以為大  
不然故相有知尚亦欽服於卿之公心但所引具  
書句語涉於逆詐億不信能不為白圭之玷耶第  
二條卿言旨哉與其勤諮於未言之言曷若優容

於已言之言初批本意闕而不章固有司之罪這  
間姦狀人莫得以知之則餘毒所及無一人說破  
云者真境畫出妙處詮品然或辨之不明則還恐  
蟬竦於太清難為容諫之主說之未詳則却嫌纖  
翳於大義孰諒無隱之卿戒在涉禁未免掛一大  
抵卿等之遭逢於予所秉者那言之易為力須與  
同朝之士務盡推車之功且觀於柳星漢職名之  
不改先從師文之故紙亟遵筵諭外此敷示其責  
亦惟在於卿等云耳

吏曹參議宋煥箕論領議政許積復官䟽批

列聖集卷之六十一  
省疏具悉前批中雪恥酬先正云云觀於明 聖  
志光 聖德之句語意謂爾以爾家之人必不言  
而喻矣今爾曰以莫省所以者無或前批之未暢  
歟徃昔已未之事尚何言筵請告 廟頒教至引  
濟州吉云節之例從又撰進教文而反諉張三之  
操刃李二之償命者其人何人則如故相之異趣  
設或未及立異豈比於右所謂其人之同室操戈  
乎况故相之死在於己巳十年前且况最後收議  
雖似依違自來庇護昭載國乘者乎予於先正曠  
想多端獨於己未之恥未遑一言之槩及幸因故

相復官事始獲提道於今日使後生少年益知顛  
末復故相即斥其人斥其人即念先正予之謂雪  
恥酬先正云者不亦宜乎大抵百年而公議大定  
故相雪其冤而先正尤有辭使其人愧赧赧惶汗  
浹背於九地真所謂異條而同貫大公而至正也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九

